



艳美绝伦的言慧珠。

言慧珠(1919—1966),蒙古族。京剧大师言菊朋之女。十二岁开始学戏,年稍长,她即登台演出,文武皆擅。正式登台不久,凭借清脆嘹亮的嗓音、俊美秀丽的扮相和非凡的艺术才华,开始被观众推崇。1942年,言慧珠正式拜梅兰芳为师,对梅派艺术进行了孜孜不倦、专心致志的刻苦钻研,创造性地继承梅派,开拓梅派表演领域。她演的《贵妃醉酒》突破了“贵而不醉”或“醉而不贵”的通例,创造了“贵而欲醉、醉而犹贵”的意境。言慧珠个性强烈,一生坎坷多姿,1966年她以一条唱《天女散花》时使用过的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言慧珠是20世纪在京剧舞台上一位很有天赋和造诣的京昆表演艺术家,曾被公认为是中国戏剧美的创造者。她艳美绝伦又酷爱京剧表演艺术,年轻时曾到处拜师求教学艺,看前辈演戏总是随时用笔记录更用心再三揣摩,平日她不仅不间断地苦练深思,在表演艺术上不固步自封更能一招一式大胆创新;她还旁涉学习绘画、文学等诸多领域,甚至还能成功改编整本的大戏,如《梁祝》、《春香传》、《木兰从军》等等。她写的关于孟小冬、言菊朋、梅兰芳等先辈大家的文章,都显示了她的艺术才能智慧、文学修养和对艺术感悟的独到之处。这一切使她面对众多坤伶争艺斗艳中脱颖而出。因此,那时她曾被媒体和观众评为“平(京)剧皇后”,绝非偶然。

出自显赫名门的小戏迷

言慧珠1919年生于京师,蒙古族正蓝旗人。她不像当时孟小冬、梅兰芳、荀慧生等大多伶人,或出身京剧世家或因出身贫寒,自幼别无选择地走上从艺之路,更没有经历过十分严苛的科班正规习艺。

言慧珠之父言菊朋,幼年就学于清末的陆军贵胄学堂,满业后,曾在清政府的理藩院和民国以后的蒙藏院任职。是时正值北京京剧兴盛之际,言菊朋好听京戏,常出入戏园、茶园,着迷至“春阳友会”票房彩唱,与梨园界广有交往。曾从名票红豆馆主和名琴师陈彦衡学习演唱,同时从钱金福、王长林勤学身段练习武功,并得杨小楼、王瑶卿二位京剧大师悉心指导,专学谭鑫培。以演《战太平》、《四郎探母》、《桑园寄子》、《捉放曹》、《南天门》、《空城计》、《汾河湾》等谭派名剧受到好评,被誉为“谭派名票”。言慧珠祖父为清末举人;太祖松筠,是清朝嘉庆、道光两朝名臣。家世显赫的言慧珠从小接受的是正统而又规范的教育,少女时就读北京名校春明女中。

言慧珠自幼聪慧伶俐能歌擅舞,这位出身晚清的“干部子女”,在少女时期便显露出恣情任性的个性来。因受其父熏陶小小年纪也爱上京戏,看戏时,还学着老戏迷的样子小手使劲鼓掌又学大人高声喝彩,起劲鼓掌,其状俨然一位“捧角儿”的老少爷们。面对小报上“言二小姐如痴如狂”、“小姐狂捧男角”等花边新闻,她是我行我素不屑一顾,依然故我。她边上学,边学戏,12岁开始跟王(瑶卿)派传人程玉菁学程派青衣,又从朱桂芳、阎岚秋习武旦,并以小票客串登台。言菊朋深怕女儿学戏为伶有辱家风,一直从中阻挠。17岁那年,出落得如出水芙蓉亭亭玉立的言慧珠自觉羽翼丰满,竟抗父命要辍学正式下海唱戏。看到女儿对戏如此痴迷,老言夫妇只好改变初衷,允她放弃学业,下海学艺。

当时慧珠由于十分崇拜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先生的唱腔和表演艺术,所以放弃自身先天的好嗓子不用,拼命学程腔,只是一味地憋着嗓子想学得一点不走样而已。学了一时,像是有点像了,但嗓子却越憋越粗。言菊朋见状很耐心地开导女儿,指出这样学程派一辈子也学不好,同时向她详细分析了自陈德霖、王瑶卿到梅、尚、程、荀各京剧流派的渊源和如何形成自家的特色。再说明梅、程二位之所以能够在王瑶卿之后发展成两大京剧流派,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充分运用自己特有的天赋,而不是照葫芦画瓢地模仿。其父的一片苦心教导,使慧珠顿开茅塞,让她清楚悟出:“我的嗓音,比较清亮,根据父亲所讲的道理,就应该宗梅,而不应该宗程。”

言慧珠 绝代梅派名伶

文/本刊特约撰稿

万伯翱



言慧珠俊秀妩媚的舞台扮相。

不放了。否则,就很难得到应有的发展,走出自己的路子来呀!”言慧珠从此由宗程而改为宗梅,并凭着自己独有的甜美脆亮嗓音,俊秀妩媚的舞台扮相,初登舞台,叫座居然就胜过了许多科班出身的女演员。

1939年7月23日,20岁的言慧珠随言家班春元社到上海正式登台亮相,以一出唱念做打并重的《扈家庄》征服了台下的观众;她凭着自己独特俊美扮相、清亮圆润的好嗓音,又文武兼擅,所饰扈三娘随着音乐的唱念做打眉宇间时时透着一股难得的英姿飒爽,让戏迷们大饱眼福。言慧珠就凭这出戏在名角儿云集的上海滩一炮而红。这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了!

当仁不让名角严父

1940年3月10日,在大上海载誉归来的言慧珠,随父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与金少山合演《霸王别姬》。言慧珠扮演的虞姬,神态华雅秀丽。她的表演纯以梅派艺术为规范,唱腔舒展大方,字音清晰甜美,而且文武兼长,并能从戏里人物的思想感情出发,通过声腔与表演生动地展现在舞台。言慧珠初闯津门献艺就轰动了京津京剧重地。

1940年5月30日言菊朋临时喉肿,历来菊坛救场如救火,戏比天大,言慧珠急出救场代父出马,特请杨小楼弟子傅德威饰霸王,演《别姬》、《宇宙锋》双出。正式登台不到一年,这位言二小姐的号召力,竟超过已力不从心的其父老言。有一次,言菊朋在北京吉祥戏园唱大轴《托兆碰碑》,开场座无虚席,当慧珠压轴的《女起解》唱完后,那些专为看言慧珠的青年学生粉丝们竟然纷纷退场而去,待杨老令公(言菊朋饰)上场时,台下的观众席居然空了一多半;这可叫老父颜面尽失,从此和女儿分道扬镳。个性极强的言慧珠对老父也是当仁不让,巴不得另起炉灶,展翅高翔。

1940年7月,言慧珠自己正式组班挂头牌,转战北平、天津舞台,此时梅兰芳蛰居香港,言就聘用了北平梅兰芳底的贯大元、程继先、萧长华、刘连荣、朱桂芳等著名演员,所演的多为梅派代表剧目,如《西施》、《洛神》、《太真外传》、《宇宙锋》、《霸王别姬》等,深受平津观众欢迎。当时公认“四小名旦”中的李世芳与新崛起的言慧珠,是梅派艺术传人中的伯仲也。她还演出梅兰芳的时装创新戏《邓霞姑》与新编历史故事剧《木兰从军》,同样赢得好评如潮。

年轻气盛的言慧珠一心想着成名成家,闯出一片自己的广阔天地,却没有顾及生性耿直,陷入贫病交困的老父之感受。1941年10月2日夜场,在北京三庆园言菊朋与童芷苓、裘盛戎合作演出了《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想不到这竟是老言的最后一场演出,当晚回家即吐血一病不起。言菊朋患的是肺结核,当时并不好治,病势一度至于险境。经名医再三诊治,暂时脱险。言菊朋生性耿直,为人忠厚,不善交往,不屈从于任何强势力,因此也使他晚境不佳。终于次年6月20日,病卒于北京教场小六条寓所。京津沪各报刊竞相发表悼念文字,谓为“梨园界的相当损失”。言菊朋毕生致力京剧艺术,在谭鑫培以后,将京剧老生表演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形成了颇具书卷特色的言派老生戏。其以后的老生言派演员多从其艺术中汲取精华。

多才多艺立雪梅门

言慧珠聪慧绝顶,其反串其父言派老生堪称一绝。一出《贺后骂殿》她既能演贺后,也能反串出演宋朝皇帝赵光义;《让徐州》、《卧龙吊孝》等典型言派戏唱来意味十足也颇受戏迷赞许。她多才多艺,像《戏迷小姐》、《戏迷家庭》、《打面缸》等节庆玩笑戏的九腔十八调也能信手拈来表演得多姿多彩。言慧珠与另一荀派名旦童芷苓一样,还涉足话剧、电影演艺圈,言所主演的《万古流芳》、《杨贵妃》等剧曾吸引了大批老少粉丝。

经历过多门艺术的演艺实践的成功后,言慧珠并没有停止对京剧艺术的孜孜以求,她决定正式拜师梅兰芳做人室弟子,对梅派艺术再刻意悉心求艺。这和当时已成名家的孟小冬一样,“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而当时梨园界男旦艺人一般很少愿意收女弟子,程砚秋大师更是终身不收女徒,程派传人李世济当年就是为求得程派真传,而拜程先生为义父才能成为入室弟子的。言慧珠为人梅门,真可谓煞费苦心。她先是结识了梅府的许姬传,凭才艺博得他的好感。她的思

虑不可谓不周密,因为要梅兰芳亲授说戏,如无梅家子女在侧,日子一久难免生出闲言碎语。言慧珠便仿效孟小冬拜余叔岩学艺期间,由余氏二位小姐伴学的先例,通过讲故事等办法哄得梅兰芳千金梅葆■成天围着“言姐姐”转,又取得了葆■的好感;通过这许多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1942年,在上海马思南路87号梅宅,言慧珠正式叩拜梅兰芳为师,并在日后成为梅门最出色的弟子之一。

拜师后的言慧珠不仅在梅家抓住每一个机会向老师学戏,凡遇到梅先生演出,更是不肯轻易放过,每每到现场观摩。1945年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剃须后复出登台唱戏。不管演多少场,言慧珠绝对是风雨无阻,场场必到。而她只是看梅的大轴,要等梅兰芳的戏开场前几分钟,才缓缓入场。她唯恐全场观众不知道“我言慧珠来了”,扬手挺胸,艳丽的旗袍下高跟鞋响着咔咔的节拍,不羁而坐之后,再伸着脖子用眼睛向四周扫描一遍,接着打开金色坤包,拿出小镜子扑粉抹红,旁若无人。她从不低调,也不会深沉和任何掩饰。直到梅兰芳出场,她一下子像变了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表演的每个细节。还不时用笔记本,情到深处甚至不顾场内众目睽睽,如痴如醉地跟着老师的表演一起比划,并悄声吟唱起来。言慧珠凭其特有的现代气质女性美和执著专注的学艺精神,加上她又在学习梅派艺术的基础上,大胆融会吸收中西(戏曲、话剧、电影多门类表演艺术)艺术,终于独创一格;可以



言慧珠和梅兰芳合影。

说,言慧珠使得那一时期的京剧旦角形象更为时尚多彩化了。

言慧珠好学不倦,按梨园传统执弟子礼甚恭,随侍师侧,为了尊师她有两次竟怀端热豆汁从北京坐飞机到上海直奔梅府,从怀中拿出还保持温度的豆汁双手献于恩师。如此数年如一日,深获梅氏夫妇和梅氏孩子们的赞赏和偏爱。梅兰芳还让自己的班底陪她唱戏,使言慧珠的技艺日臻完美,渐入佳境,终于成为得天独厚的梅派传人。有“台湾梅兰芳”之誉的顾正秋曾评说:“慧珠《生死恨》的唱我最佩服,因为她学梅先生极象,和梅先生一般无二,几可乱真。”京戏和梅派专家学者许姬传也认为:“梅门弟子中,言慧珠是刻苦钻研、造诣较高的一位。她是得到梅剧团的乐师、演员的指导和梅兰芳先生亲自指点而成为优秀演员的”;“她嗓音宽亮,扮相华丽,身材适度,很快就赢得了观众的赞扬,成为梅派女演员中的佼佼者”。

正像豫剧大师常香玉常说的一样:“戏比天大”,言慧珠爱戏如命。她虽尊崇梅派艺术,但她已知晓并不只限于单纯去模仿其师,而是根据自身条件去演绎梅先生所传授的剧目。1946年她再组“言慧珠剧团”,带着梅派剧目赴各地演出。她对自己的戏曲舞台艺术前景充满了自信。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迎来了庆祝解放震天的鞭炮和锣鼓声,在欢迎解放军的群众人海中,言慧珠也随大流打扮得如同女学生一般,兴冲冲地赶到了南京路,跟着大家一起扭起了秧歌,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那个时候虽说她和大多数老百姓一样不太懂政治,但她是由衷地欢迎人民当家作主新时代的到来。然而在新中国成长的风风雨雨中,言慧珠的强烈个性和长期养成的个人主义的作风是与那个新时代的要求格格不入的。

(下转 B6 版)